

中國新型英雄



華美軍事政治大學
資料室
第二總政政務處



中國新女性英雄

孔慶等

東北書店發行

中國新女性英雄

著者 孔 厥 等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
分店

哈爾濱道臺地段街
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
延吉北安白城子
通化赤峰

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

每冊定價三五〇元

民國卅六年十二月月初版 5000. 佳

目錄
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	孔 臧	(一)
女英雄陳桂香	呂 品	(二)
女勞動英雄張秋林		(三〇)
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		(三六)
家屬勞動英雄陳敏同志		(四七)
共產黨員之妻	吳力夫	(五八)
女縣長	蘊 鄴	(六六)
『傷兵母親』李桂英	宜樂記	(七〇)
厲大娘	怡 然	(七九)
碑	胡 正	(八七)
馬老太太		(九四)

二 大學政治軍事

資料室

二 第二總隊政治部
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

孔 厥

——記陝甘寧邊區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

一 逃 荒

我去訪問折聚英啦，可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段歷史！

她三歲上死了爹，就憑寡婦媽媽受苦過日子。媽能受苦嗎？媽只是一猴猴（瘦小）的女人，就和現在的折聚英相似，她，該沒有大的力氣；可是，她上有婆婆，下有兒女，幾張口兒逼得她幹，她幹了，她也真能幹！她搗地，她拾糞，她種莊稼，她每次由山裏回來，還攆好大幾十斤柴，她不但白天受苦，她還黑裏推磨。就這樣，她變牛，又變驢。就這樣，她家一面交納息，供養了財主，一面喝稀吃稠，也算養活了自己。真是，好容易咧，就這樣的，居然也熬過了六年。在這六年裏邊，上頭——她們的老家靖邊——地越發薄了，租越發重了，光景也就越發難過了，就是好日月，她們也得吃糠了；臨後，那兒還結結實實跌了一回年景，她們就連糠窩窩都吃不上，一家人只好逃荒，尋吃，下南路來。只有奶奶（土音姐姐）還留在上頭，三大家，再有的人，就連早已分開住了的大哥，也帶着他新殺了娘的小兒女，一起走。

那時候，小折聚英方九歲。計算起來，正當民國十七年。是冬裏，天，灰溜溜地；地，凍了；山

上，積着雪；河裏，結着冰；荒涼的世界呵！小折穿着露肉的褲子，露肉的衣，兩條小辮子沒勁兒的歪倒着，兩條小腿可更乏。天天，她得跟着媽和哥們趕路，不能停留。天天，媽和哥們肩兒背上都抗着細軟的家當破破爛爛的寶貝；還挑着籃筐，籃筐裏哭着，哭着大哥的小兒女。大人們，可就沒空揹負小折呵，天天，她得跟大人們，趕路，趕路，一股勁兒的趕。天天，這逃荒的一羣，大家餓得眼發藍，大家凍得直抖擻！小折實在撐不住的時候！脰膝兒一軟就蹲下了；這樣，善良的媽媽就要兇狠的罵道：『這鬼仔子，再不快走，看咱不把你往崖下撿咧！』他一面這樣罵，一面擦眼淚。媽是這樣盤算：只有及早趕到延安府，才得有救。延安竟有這樣好嗎？是呀，延安有她扶育（土音烏衣）過的女子，嫁在比較有錢的人家，到了那邊，靠山有柴燒呵；要是慢慢兒走呢，那末，一家人就得非餓死在路上不行啦！

二 換了兩斗粗谷子

可是，有錢是有錢；媽扶育過的女子，小折的姊，在人家作個媳婦兒，却是沒權也沒勢。難爲她千方百計，把這遭難的一家，安頓在她家（在王莊）近邊的一個破窯裏，沒門板，他給編了個草簾子。她知道她們不夠穿，不夠戴，不夠鋪，不夠蓋；她也知道她們沒得吃，沒得喝，冷灶冷鍋兒，天天不放火。因此，她總是偷偷的，捎來些吃喝穿戴的東西。她個子大大的，圓圪搭臉；她，常常忍不住，拉着小折的媽，抖聲抖氣要求：『可別怪我呀！可別怪我呀！那邊家業雖大，哥兒兄弟却還沒分家；銀子錢，一滿還在大掌櫃肋骨上串着呢！咱給你們說說情吧，可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呀！你，跟

我親媽一樣的，我跟你這樣親厚，怎奈我貼得了言兒，貼……貼不了錢呀！」說著，她把偷來的東西，帶着眼淚塞在媽手裏：這樣，媽就呆了：這樣小折聽着聽着，就會突然的嚎起來，很傷很傷的！

在那年頭，可真沒窮人活的分兒！延安也遭了年成，大戶人家却還囤起糧食來，預備作最後的買賣，發更大的財！大多數人們挨餓受饑，災荒呵！從北平，從天津，從好多別的地方，華洋義賑會募捐來米麥千萬石，却都被軍閥官僚們，地主豪紳們，私吞了。在陝、甘兩省，有六百萬個人餓死了！延安好一些，可是小折的大哥，一個年青的後生，頂要吃的，頂餓壞了，小折眼看大哥皮肉鬆了皺了，眼睛凸出了迷糊了，他睡在炕上，起不來了！二哥才十九歲，却是比較靈動的人，他說好給姊姊家裏攪工的，不過沒活做，只掙來一些錢，碾了末，和着曬乾麻爛的榆樹皮，一家人喝糠糊糊，幾天就喝完了。二哥又天天出去尋活食。那時候，奶奶也已經被饑荒趕下來，這古時人，對媳婦壓迫慣的，現在更餓死了，一天到晚臭罵，罵她的媳婦害人，小折的媽，一貫是忍氣吞聲，不言傳，爲了養活娃娃，也會想嫁人，奶奶可不依，說：「活不下，尋吃討救去啊！」媽是餓慣的，有甚總給別人吃，可是她黃臘臘面顏，更瘦了，眼角上皺紋，更深了，她穿着爛髒衣裳，吊一片，蕩一塊的；她，左手抱着破沙鍋，右手拿着打狗棒，背上左一右耷着孫女兒，四面八方，尋吃去。可恨總難養活整裏人啊！於是，就有這樣的一天，正該一家老小團團圓圓過年的時候，一個高個子老漢，照約定，交來兩斗粗谷子，來引折聚英。

折聚英記得很清楚的：那天，奶奶頓起心腸，說：「讓她！借糧不如減口！」媽順從慣的，那天却和婆婆鬭口說：「咱可不能雞抱鴨子，枉操這番心！」奶奶自己的心腸也硬不定，奶奶就罵人了！

那末，小折肯走嗎？聽媽說：『好女子呵，卽是這樣，你就去吧！一家人要餓得死呀！那人家，來錢路多，你去，你就吃上啦！聽媽話，乖乖兒走吧！你走了，媽常去看你，咱女子還挺媽的人呵！』小折，這女娃懂事，這女娃乖，這女娃背過背，藏過眼淚，聽由老漢引着，聽由二哥送着，出門了。從莊到朱家溝，天黑趕到。二哥怕她哭鬧，第二天還沒見亮，就洒一把眼淚，走掉了。在路上，她見媽跌跌撞撞（追）來，一晚上，媽沒淚沒睡。却把眼睛哭腫了。今天，媽要去攆回女子，二哥阻止媽，媽聽話了。她咬緊牙關，就另找一條路，尋吃去了。家裏兩斗糧，媽一顆也不能吃呵！

三 童養媳婦兒

有誰做過童養媳婦嗎？據折聚英說，從那天起，她作了童養媳婦兒，她就活人跳進滾水盆啦！

公公，那高個子老漢，猴兒臉，生着黃黃的八字鬚，腦門心剃得光溜光的，頭上還盤着一根細辮子；短皮襖，白棉褲，是一個皮匠工人，可是，要沒皮子攬，他就掏炭了。先頭，他原也揹帶種幾把莊稼，可是年成不好，租又重，臨後老年人就寧可腰痠背痛，作炭貓子了。只要吃上喝上穿上，他倒總是嬉嬉笑的；一有什麼難處，可就不得了，連小媳婦子眉眼不對他勁兒，也算不孝順的，他就要吹鬚子，瞪眼睛，脅打撕罵都來了；媳婦可不能够說一句的，總得悄悄兒忍受。雖然這樣，比起小折的漢來，公公却還算好得多吶！

小折的漢，那會兒已經是個不小的男人了，挺瘦的，也是高個兒：長條條臉，黑黃的。他，一滿不務正，又帶嗜好，簡直是個流氓煙桿子；無論要賭博，嫖女人，什麼壞事他都幹！公公要是規勸

他，他就不高興了！『好大咧！』他說，『這世道，好人沒活路啊！』說說，父子倆就要吵起來。過，兒子依舊趕明到黑吊蕩在外面，一回窖輪下抽大煙，小折伺候他，他呢，湯來張口，飯來伸手；對小折呢，他可從來沒過好眉眼，更從來沒過好言語。他那長條臉上，一對兀子，（單眼皮）眼睛，老是冷冷的瞪着，把她瞪出窟窿，瞪得她抬不起頭，直不起腰來，到後來，在他面前，她竟連氣都不敢出了，難道小折聚英是軟弱的嗎？不呵；可是她挨打太多了，常是眉黑青，眼黑爛的，只要公公不在家，男人就找個岔兒，把他壓在窖裏打得直暈，有時候還打得她糊盧八塗，死過去了。小折是他冤家嗎？小折作過了什麼錯事啊？這女娃，每天，鍋鍋灶灶，針針線線，都幹了；這女娃，每天砍柴打水，推磨滾碾，都幹了。可是，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，常說：『誰叫饅這沒尾巴的驢兒！』

在那家裏，就連婆婆——一個三棍打不出響屁的人，也對她沒好聲氣，舊社會的人們，私心那重，雖然公婆媳婦，婆姨漢，也倒究竟是驢下驢子，兩張皮，不親的呵！

在那家裏，小折實在不安心！她天天想念着媽，想念着哥，想念着奶奶，想念着小姪兒，小姪女，他們該沒餓死吧？這樣想着，果然有一天，媽來了，而且媽胖了！媽胖了！小折多快樂呀！她快樂，媽那青光光的油臉上，也很快樂，只是媽笑得有些模糊吧了。她一進窖門，屁股就落在地上，背上還揹着那兩個小娃娃，一邊一個，好像睡着了，彎着細細的小頸子，倒着頭兒。『媽呀！』小折叫；可是她一肚子的話，說不出來一句。媽的氣可不够使喚，媽却還問長問短，問小折。窖裏沒旁人，可是小折答：『他們待我可好呀！』『不打不罵嗎？』『沒打沒罵呀！』媽用手指摸她說：『你這眉眼上怎麼啦？』小折特爲笑着說：『媽，碰青啦！你可是哪搭來？』原來媽是尋吃尋到延長去了，繞了一匝，剛回來，她爛布袋裏好多死牛蹄子，死豬血，：這些都是帶回給奶奶吃的；還有些

雞窩窩，糠末末……這些却是小娃娃的口食。媽自己呢？媽好久吃不上五谷了，媽吃了多時延長的藥，媽沒力氣了，媽說：『媽這次不中用了，媽就只一次了，一次……來看看咱女子！』小折要留住媽，小折要跟住媽，可是，被鼓亂人捶呀，牆倒衆人推呀，媽當夜就被小折家裏人冷言冷語趕走了。

媽回去，就斃了，媽斃後，小姪女也餓死了！他們沒有木頭（棺材）沒有墳。王莊前頭，崖下有個舊陵坑兒，放了進去，合了口，也沒作個圪堆堆兒。後來小折聚英去燒過紙的。

就在那年，奶奶和哥哥，在這兒也沒活路，又一面尋吃，一面回上頭去了。姊姊家也不曉得甚麼（想是遭了匪），家敗人亡，他也跟着哥哥們同走了。臨走，他們在朱家溝的溝叉上坐了半天，商量了半天，結果沒來看小折，就走了。他們，怕她傷心，沒敢來；他們，更怕她家人，沒敢來！

四 正要成親的一天

一九三五年，五月的一天。

小折已經十六歲了。她人雖猴猴的，可是，她這兩條細辮子，早已編成了一條辮子了！她那一對秀氣的眼睛，明明兒的，也已經變成一對大人的眼睛了。她的日子却比早幾年更難過！婆婆斃了，她就頂一個大人被使喚了；家景過得越苦，公公的脾氣也變得越壞了！在他十三歲上，男人當兵去，在高變成隊伍裏吃糧，却又受不住壓迫，開了小差，回來了。臨走，男人跟公公賭過咒的，他說：『咱出去，咱保險每年有三十幾塊響洋捎回來！』公公却罵道：『你能那樣，我拔根毬毛吊死給你看！』

果然，他一文錢沒掙，偷跑回來了。隊上攔他，沒攔上，却把他三哥——在城跟前作活的——抓去了，頂替了。他回家，公公不讓他進門。這男人，就白兒黑裏，全在外面，瞎胡混。就這樣，直胡混了幾年！他，當過兵油子，越發不像人了：穿着爛軍衣，灰溜溜的，油氣連疤，明蒼蒼的，好多補釘，好多宛圪搭（縫住的破口），一付駝駝相，就連尋吃的也要比他勝三分。可是，當過了兵油子，他的神通更大了！他不但吃喝嫖賭抽，他還坑騙（譯音）拐騙偷，天天狐朋狗友，一大羣，攪攪來去，真是糊日頭子亂颼風，開得天昏地暗，只差沒當土匪了！幾年以來，小折總不敢出門，小折怕被他看見：可是，小折不能不出門，小折就常在他的眼裏呵！

一九三九年，五月的一天。

他們已經搬到劉家溝住。可是，出嫁在喬場的，男人的姊姊，不怕路遠，跑來說情了：『大，讓他回家吧！』公公可不依，姊說：『他在外面，天天把肚子餓成兩片皮啦！』公公說：『噢，他每年三十幾塊饘洋呢？幾年下來，該多少了？』姊說：『唉！他白兒吃日頭，黑裏吃月亮，那來錢咧！』『沒錢，那他回來幹嗎！』『樹高千丈，落葉總得歸根呀！你好大……』『好大是好大，只要交下幾百塊錢就行！』『嗯，這可是！有人就有錢呵！古話說得好，養兒防老，積谷防饑咧！』『哦，可不是！財命相量，錢就是命，命就是錢呵！怎奈這鬼仔子不務正！』『讓他成了家，立了業，自然就務正啦！』『不！不！不！』公公很堅決，可是談談說說，公公却心活了！他倆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一邊拉話！一邊敲十六歲的折聚英，父女兩個，末了竟同了意了！

折聚英好怕呀，遠遠的，她望着那姊，她真是嚥子瞪眼睛，說不出心裏的恨！她，眼看著可怕的虐待，又要來了。不，折聚英不能那樣受虐待，公公給她的折磨已經够受了！可是，她有什麼辦法

呢？她想起劉生雲來了（就是後來當姚店區區長的劉生雲）。那是一個白胖胖的小脚女人，個性可強的，婆姨漢不合，她就不害怕，那時候，她還結結實實跟漢鬪了一次爭，準備脫離家庭呢。她來拉攏過折聚英，叫她同走的，說是同去投紅軍。折聚英去嗎？

紅軍，這可怕又可愛的名字呵！開頭，小折怕紅軍，她聽過宣傳，紅軍是要殺人放火的。可是後來，小折就不怕紅軍了，她親眼看見過紅軍，紅軍裏是老百姓，真是一樣樣兒的，只不過武裝了罷啦。他們穿着老百姓衣，穿着老百姓褲，頭上戴頂黑軍帽，帽上綴個五角星，五角星是紅的，在太陽光裏，在月亮光裏，在油燈光裏，紅星都發亮的。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啊！他們要解放老百姓，不斷的，跟白軍，跟民團（跟地主官僚們的各式軍隊），在打仗。劉家溝不在火線上，可是也常常風吹草動的。誰還不清楚紅軍嗎？

可是，劉生雲先走了，沒來引折聚英，這却不能怪劉生雲的，那時候，小折還沒決心呵！這，小折坐在審門前，正愁沒辦法，（那姊姊已經去引那男人了！）恰巧紅軍裏的女宣傳，又來召集婦女開會了。已經好幾次，婦女們不再怕。婦女們圍了一團，男子們也遠遠看。有兩個赤衛軍（那時還沒正式紅，赤衛軍也還是秘密的），在山頭上放哨。短毛蓋子（短髮）的女宣傳講話了，她又教大家唱歌了：『人人來宣傳，婦女聽一番，宣傳話兒好好聽，放腳鬧革命……』女宣傳號召婦女們起來革命，同時爭取男女的平等。會場起了鼓掌聲，那是還不習慣的，三三兩兩的，害羞的。這樣，會就開完，女宣傳就走了。

這時候，那姊姊已經去引了那男人來，男人還穿着新衣服，然而小折已經不見了。

五 革命就是解放

革命就是解放！

折聚英不再受公公的折磨了，折聚英不再受丈夫的虐待了。她跟着女宣傳，來到陳家窪，蘇維埃的區政府，聚在那兒的。那女宣傳，名叫池蓮花，小小個子，瘦瘦的，却是圓臉，大眼睛；脾氣挺好，待她就像親人。她給折聚英看了看腳，原就沒好纏，不用再放了；她又給折聚英絞（剪）了髮，也變成短毛蓋子了。池蓮花自己衣衫本不夠。她卻還把頂光燙的襖子脫給折聚英。折聚英是後來丈夫給她題的名字，那時候她只有個小名叫女子，池蓮花却給她取了個官名，叫做折蘭英。

池蓮花說：『蘭英呀！常言道，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；女人在窩裏是沒有好地位的。作作飯，生蛋蛋，挨打受罵，委屈一輩子。革命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！』她又說：『可是，男人還受着地主豪紳的壓迫呢；女人要解放，先要和男人一起鬧革命！』她拍拍蘭英，說：『你也工作吧，把成千百萬婦女都叫醒！』短毛蓋子的折蘭英，却不好意思的紅了臉：『咱一滿解不下——工作咱也不會作！』池蓮花說：『那不怕！只要學習。學習，再學習呀！』

過了幾天，池蓮花就領蘭英到青花砭。去受訓。那兒，幾眼石窩裏，好多農村來的婦女呵，大腳片的，小腳片的，一滿絞了頭髮，整整齊齊的。上起課來，排排兒坐着，更整齊。教員是一個海殼兒老李，精悍身材，禿頭，黑着蒼臉上，長着夥夥兒。這人不識字，可真能講話，吹吹打打，實在是個海殼兒。他教了她們很多革命的道理，他還教了他們很多工作的方法。還有一個教員是崔守功，又大

又胖，寬寬的臉，戴着老花鏡，白頭布，藍襖褲，灰大衣。他頂愛批評人，他說：『不批評，不糾正！就沒法進步！』他說：『咱們的女農民幹部，更要受大批評！』開頭婦女們都被他批評得哭了，後來可又都被他批評得笑了！再後來，她們就畢業了；再後來，她們就要分配工作了。

可是蘭英的公公，三天兩次的捎信來，要她回。他說：『咱又不障礙你革命！咱能把你障礙定嗎！咱可只是要你回窖看看呵，你就偏不回來看看嗎！唉！你這小女子！你就是沒吃過咱手心裏奶，你也吃過咱手心裏飯呵！』蘭英心動了，她遲疑了一下，就決心請了假，真的回去了。路上她還用津貼——發的蘇票——買了大西瓜，要請公公吃呢。雖然這樣，她心裏却也盤算：『回家去，可不會出亂子嗎？』怎奈她雖強，却是好心腸，她不忍心不回去看看老年人呵。

然而，革命真是解放！

革命把公公也解放了！從蟠龍區，從烏陽區，一直紅過來，紅過來，把姚店區也紅遍了。從此，住在劉家溝的公公，也免了租，免了稅，分得了足夠的土地，還分得了足夠的牛羊。這樣一來，公公可就變了，他可變成好脾氣的公公了。蘭英回家的時候，就見她公公眉歡眼笑的，恨不得供出七個碟子八個碗來，讓媳婦吃個美！一邊，他嘴裏連連說着：『我說末，我說末，那有肱膊兒往外彎的！你看你來了，你來了，你還捧個大西瓜！』他還安慰媳婦，說她男人還在外面，說她男人不敢來纏繞的了，很明白，公公是站在革命的媳婦一邊了。媳婦却記得，公公原是不贊成革命的，他說過：『革命！提着腦袋要把戲！』他說過：『革命！膽子不怕虎，虎頭上搔癢！』可是現在，他得了好處，他的舌頭擦轉了，他說『嗨！倒究，倒究，磚頭瓦片兒，也有翻身日呵！嘿！好紅軍！啥都給咱們百姓想到了！你看咱！咱過去虛土打不起牆，咱而今可就有了底子了！咱從此就！哈哈！有苦能受，有福

能享啦！」在公公面前，蘭英還是有點拘束，可也到底敢說敢笑了，她一面吃好的，一面笑着問：「公公，你可讀成我工作嗎？」公公用手放在額上，想了一會，却也笑了出來，說：「這怎不讀成呢！革命是好事，革命是好事，咱怎麼反它的對呢！不過，不過，頂好別遠走，在本區就行，」蘭英反駁說：「這區那區，革命不是一個樣嗎？」公公被說住了，望着媳婦好一會，望望就不覺嗤的笑出來，說：「這小女子，倒說慣嘴，跑慣腿啦！」

蘭英在家裏住了兩天，臨走公公還很客氣，可是臨走那天男人却來了，還來得氣勢兇兇的！然而蘭英不再怕，她靜靜的瞅住男人，只見男人臉上，狠着一付復仇的神氣。他，指着她說：「好！你倒跳門場戶，有路走啦！咱可偏不讓，不讓你離婚！咱就要去當兵！就要當紅軍！紅軍的家屬，看你離成離不成！」蘭英很好笑，她還年輕，她還沒想過要和誰結婚。她說：「要當紅軍，」這就是紅軍的婆姨！」

她男人倒真的去當紅軍了。

六 活捉折蘭英

蘭英的男人，回家啦！那是他當了紅軍一年以後，他參加了東征，受了傷。他就請假回來，再也不歸隊！他還要求成親！蘭英看他他是紅軍，多少有功勞的。蘭英還想感化他，叫他再回隊；因此，男人要成親，蘭英就答應了。幸喜，住到一搭以後，男人倒還好。自從當了紅軍，他烟也了了，賭也歇手了，女人也不串了，甚麼壞事他都不幹了；他還識了些字，也可以講講道理；他婆姨到區鄉

農村去工作，他也不阻止。可是日子久了，不料他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老脾氣又發作了！結果，又是烟酒不分家，整天串門子，招賭博，偷東西，比起從前來，還是炕上翻到席子上，一個樣兒，他的革命關係，早早已丟到老坎跟前啦！只是對婆姨，他不敢再放肆罷了。可是婆姨說的話，他一句都不入耳的，譬如蘭英勸他歸隊，他就一味敷衍。蘭英說：『喂！你這個人怎麼望着山，跑死馬，老不見走呢？』男人耐不住說：『噯！不要狗拿耗子，多管閒事吧！』蘭英說到口裏吐酸水，男人一氣就叉出門串去了。連旁邊公公都看不慣，他就要長出一口氣，說『唉！看他這塊料！』

那年頭，公公是紅屬，很受優待，特別還分到以前王家財主的兩眼大石窖，滿年四季，吃喝穿戴都有人照顧的，他常常要笑說：『咱可是尼姑生的娃娃，衆人扶持啦！』可是男人回來以後，特別男人變壞以後，優待就發生問題了。公公常常幫媳婦跟他鬭爭，可是兒子對他就不客氣，他那長條子臉上，一對一亢子眼睛冷冷的瞪着公公，說：『這老牛犢；又是那裏吃了乾熬（烟管）油子，這裏來囉嚙！咱貓兒不上樹，狗在後面攆着，可是，人家巴（拉）屎，却不用你毯動彈啊！』這樣，公公的八字鬍子都給歪了；這樣，兩個高個兒就要打起來。再後來，男人對婆姨也不客氣了，說他惡狗擋道，不讓他老爺爺走自己的路，又想打，又想罵。蘭英可不受，她脖子伸長，挺硬一點，看他敢怎麼着！原先他想：『強拉不如軟商！』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一天，蘭英回來，就領來一個縣上的警衛隊員，還有一個什麼幹事，一回來催勸男人歸隊，男人才走了。

可是，狗却改不了吃屎！那男人，舊社會多少年來，已經養成了狐脾狗肝。壞性子。紅軍放他個排長，走驛龍，他却叛了變，去當民團了，民團是無惡不作，頂可惡的啦！有一次，蘭英正在區政府，（那時候，區政府設在胡家溝）她是婦女主任，在工作。那天，黑夜。區上人們都走了！都到東

溝莊！去公審奸細了：只接下一個折蘭英，她的男人却來了！他帶了民國，來襲擊區政府，要活捉折蘭英！他們，把區政府團圍住，一路打進來，一路直吶喊：『活捉呀！活捉呀！』折蘭英好危險呀！虧得胡家溝村子，是兩面莊，蘭英却在另一面住，他們撲空了。鬧開以後，他們還被附近的小小游擊隊，配合赤衛軍，打得落花流水，那男人也差點沒跑脫！

就在那年，延安，城開了，紅白兩軍，商和了：要統一戰線打日本！男人却從那邊開小差，偷跑回家過一次，又溜開。這個人，現在可不曉得流落在那裏了。現在，折蘭英談起他：雖然他以前虐待過她，甚至打壞過他的身體，可是，那男人沒有革命到底她却還是很難過的！

七 和殘廢軍人戀愛

這裏可就要記下折聚英的戀愛故事啦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，邊區自衛軍大檢閱，男的自衛軍，女的自衛軍，整整齊齊的，一隊，一隊，在延安南郊場，操練着。演習着，在這許多自衛軍裏，出現了一支小小的隊伍，只三十個人，都是女的。可是，看吧！這却是怎樣的一支隊伍呀！她們，走得那樣整齊，操得那樣熟練，而且，每個人，一律短毛蓋，大腳片：每個人，一律藍布衫子，白布褲：每個人，肩頭都扛着黃桿兒鐮子，飄紅纓的：每個人，背上都背着黑色木刀，吊紅布的。看吧！這年青的隊伍！這婦女的隊伍呀！她們，開步走，向左轉，跪下，臥倒……三十個人是一個動作，三十個人是一個聲音！可是，這三十個人的指揮員，却是一個小女人，穿着黑衫褲，綁着白裹腿，草鞋，軍帽，兩面短頭髮，襯着白面顏——在